武經總要

二四

奔至夜乃歸循等單舸走

晉劉裕討關中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大艦行船者悉在艦内泝渭而追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

順帝初四方反叛張興世為龍驤將軍領水軍拒戰南賊屯在鵲尾既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

來轉近與世乃命壽寂之率壯士擊走之

宋桓護之為鍾離太守隋王玄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去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重斷河以絶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存

梁天監初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才半歲

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刺史蔡道恭於塹内作蒙衝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湮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衝梯圍日急道恭用鳥漆四石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内作土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梁鍾離城

於邵陽州南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

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梁高祖令

豫將兵救鍾離令豫裴髙艦使與魏橋等為大攻

之計令景宗與豫各攻一橋豫攻其南景宗攻其

北會淮水暴漲六七尺豫使馬道根與廬江太守

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釗止苗切乘鬬艦競發擊魏州

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

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
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
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
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
棄其器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梁末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以州入于齊引齊人渡江
據蕪湖陳霸先名周文育還都嗣徽等列艦於青
墩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

大潰遂克定閩中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木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

留異據東陽叛陳將侯安都奉詔討之異本謂臺軍自錢塘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

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即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壞解圍走

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周師頗不利吳將林仁肇以水陸軍齊進又以船載薪蒸乘風縱火將焚周所為浮梁周將張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鏁急引輕舫擊吳人船不得進退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

習水者

濟水

魏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崔延伯為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寅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選精騎數千下渡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寅率騎於水東循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

壘楊感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之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

唐馬燧討田悅悅求救於淄青恒冀淄青軍其東恒冀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河陽兵詔河陽節度李艽將兵會之軍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

渡燧乃於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鏁絶中流實以土囊水稍淺諸軍畢渡乃造三橋道逾洹水與悅挑戰悅率步騎四萬人踰橋皷譟而進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

梁主以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隂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薪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

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
備舟中兵舉鎌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
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
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
彥章進攻景店諸寨皆拔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
彥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
北城撤屋材為筏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
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

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輙於中流交鬭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没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亡士卒之半王彦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横亘河津以絶援城垂陷者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彦章乃退

周世宗親征淮南至濠州城西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

於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帝自攻之命
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槖駝涉水太祖皇
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帝
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
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
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獲其羊馬
城中震恐

斷船路

梁將趙祖悅率水車偷據峽石後魏將崔延伯率兵討
之延伯夾淮為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
接對揉竹為絚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
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
又令舸不通梁武援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

俘虜

陳將吳明徹軍至呂梁總管梁士彥頻戰不利嬰城自
守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

取詔以王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引輕兵
據淮口令達奚長儒多竪大木以鐵鏁貫車輪繫
以大石沈之清水横斷陳船歸路方欲密決其堰
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得入
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
不得復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
以二千騎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
輜重並就俘虜

引水灌城

後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為地道配亦於内作塹以當之配將馮李開突門納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栅門栅門閉入者皆没大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公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將軍還救公遂擊之敗還尚懼遣陰夔陳

具又遏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擒王琳等

大順二年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州刺史張筠堅守會乃率衆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其城筠乃降宿州

平帝遂大舉南伐命龎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兖鄆曹濮之衆徑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梁兵敗師古殁焉

太祖皇帝北伐王師薄太原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決晉祠水注城下置寨於城四面李繼勲軍於南趙普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以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堤灌城内又幸城東南命水軍

後漢董卓將兵三萬人討先零羌為其所圍糧食乏絶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偽立隅以為捕魚而潛從隅下渡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賊不得渡時衆軍敗走唯卓全師而還

唐初劉黑闥據洺州太宗統兵進討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洺水上流謂水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

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
官軍大戰賊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
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

火攻

李陵與匈奴戰斬首三十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
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
令軍中縱火以自救

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將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

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衝鬬艦
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
先書報曹公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於大船之後
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卒皆延頸觀望指言
蓋降蓋放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燒岸上營落
頃之煙燄漲天人馬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走
曹操出兵與紹戰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
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夜掩襲許可拔也

舌以示絡軍驚擾其衆遂大潰

先主自巫峽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陸遜將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彼乃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

之之衔各持一把茅以火攻其一營遂乘勢率諸
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番王沙摩柯等首破
其四十餘營
殷浩北伐請江逌為諮議參軍姚襄結營以逼浩浩令
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
衆少於羌且其塹栅甚固難於校力吾當以計破
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鷄駭散
飛集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敗

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
茲破之必矣乃遣遊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
間道出評營後燒其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暐趣評
使戰猛衆踴躍燕兵大敗

隋文帝嘗問高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南舍多竹茅所有
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
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行其策由是陳
人益弊

乾寧中朱全忠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攻
朱瑄方整軍出塞瑄與弟瑾已陣於前須臾東南
風大起汴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全忠即令騎揚
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全
忠因令縱火煙焰亘天乘勢以攻賊陣瑄瑾大敗
殺萬人餘衆壅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下
唐兵平蜀康延孝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
川制置等使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董璋將

所部先濟王師隨之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帥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

用車

元狩四年春大將軍衛青等軍數十萬出定襄翕侯趙信者故胡人後與單于戰兵盡犇降單于為單于謀曰漢兵即渡漠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徙其輜重皆以精兵待漠北而適直青軍出塞

千餘里見軍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萬騎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强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鸁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而去

後漢光武嘗造戰車可駕數牛上施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虜皆遠去遂却北狄拓地千里

欽定四庫全書

武經總要後集卷十五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十五

修城栅

攻城

守城

屯田

河東世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兵會於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大弩射之一旦可進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仍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襲之使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内外相應戰大破之諸將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

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圍之從之徙圍定陽居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惟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

唐侯君集伐高昌率兵至柳谷候騎言其國王文泰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賊嬰城自守

便降項之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噪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為火艦燒㮰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焚營夜遁

侯景反攻陷歷陽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景軍既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

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其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武帝救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為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居數日賊軍至造雲橋闊數十丈以巨輪為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

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戒勵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熖轉雲橋焚爲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鼓譟振地時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沐格鬬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

大軍至賊解圍去

南留守張全義名牛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武
羽林等軍往接應上黨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
是行也雖不奉詔吉然澤州要害城池不可失也
當救之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銜
枚夜至澤州適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
刺史王班保牙城不知所為存節至乃定晉軍尋
至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鬭開地道以入城存節
亦以隧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

甚盛乃悉衆圍犨置舂磨麋人之肉以為食陳人恐犨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營中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三十萬陳人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趙珝創意理之弩矢擊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

自將會擊敗巢將黄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
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觧圍去

晉將李嗣昭守潞州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之嗣昭
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内外重複飛走路絶撫循士
衆登城拒守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
密拔之坐客不知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馳
書説誘百端嗣昭焚其偽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
經年晉王率周德威等攻梁梁兵大潰嗣昭方開門

屯田

漢趙充國擊先零羌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應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度臨羌東至

十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
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萬人一歲食謹上
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將軍
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
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
班師罷兵萬人留田以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
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歩兵九校吏士萬人
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

内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黄羝俱

隋高熲為左領軍大將軍伐陳為元帥長史陳平以功授上柱國高祖常從容命與賀若弼言及陳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特嘉其有讓

辭賞

魏王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會北禽樂作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而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陳而不辭者此吳起